

# 朝云夜入无行处

唐 力

这是李白途中写下的诗，诗以山月为线，随物赋形，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李白以舟为马，以楫为鞭，一路轻舟如风，逐浪而去，而一颗年少飞扬的心，却永远在轻舟的前头。

一站接一站，一地接一地，他没有心情描摹美景，而以地名一笔带过，因为他的心永远在追逐前方，而前方早已在万里之外。

回看这首诗，多是地名的罗列(四句中五个地名)，却依然诗意盎然，以至人们感叹：此种神化处，所谓太白不知其所以然。(《唐风定》)清代诗人赵翼在其《陔北诗话》中也说：李太白“峨眉山月半轮秋”云云，四句中用五地名，毫未见堆垛之迹，此则浩气喷薄，如神龙行空，不可捉摸，非后人所能模仿也。

在这一行程中，我们却有一个疑问，李白究竟到过三峡没有？有论者指出“诗人依次经过的地点是：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实际上李白顺岷江而下，于戎州(今宜宾)三江口转入长江，再向下行到达渝州(再往下行才到三峡)，如果李白顺江而下，直达三峡，再返回渝州，则是逆流而上，就不能称为“下渝州”了。因此“下渝州”是顺岷江而下。“向三峡”只是他目的，他要经过此地离开巴蜀，走向广阔的天地。

在这里，李白与巫山(三峡)开始了首次交集。虽然这种交集，只是一种心灵上的交集，是虚幻的交集，却同样真实，它是一种生命的约定，寄托了李白的向往，他希望通过三峡，一飞冲天，扶摇直上。

“眸子炯其精朗兮，掠多美而可视。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地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 婉孌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宋玉《神女赋》)，也许那亮丽如鲜花，柔和似美玉，仪态万方的神女，正以明亮的眼睛，凝望江水，期待它带来那丰神俊逸、卓尔不凡的诗人。

李白到达渝州后，已是秋冬之际，在巴地(即今天的重庆、涪陵、忠县、万州等地)盘桓、

流连。现在万州尚有太白岩遗迹，传为当时诗人逗留读书之处。

此时的李白，满怀豪情，正欲游历天下。“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风华正茂，壮志凌云，对未来充满幻想。

他与巴女同样看江，却是别样的情怀。在李白而言，年轻的心是急迫的，是飞跃的，恨不能如同巴客，去若离箭；在巴女而言，却是黯然的，悲伤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之箭射中她的胸口，刚刚送别，她就在盘算丈夫回归之时。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有时候，时间就是广袤的空间，空间就是漫长的时间。空间可以耗尽我们的时间，时间也可以耗尽我们的空间和肉体。“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李白，在这里却发出“郎行几岁归”的疑问，仿佛这一去，归期无着，再无回返之时。虽然这一疑问，是代巴女而问，冥冥中却有天意，如同谶言，被命运烙在他自己身上。

年轻人，年轻的心，告别亲人，追逐梦想，但一别而去，几岁得归？对于青年李白来说，同样是不可知的疑问。

从李白整个人生来看，这种疑问，何尝不是他颠沛一生的一种写照？是他寄寓人生的一种注脚？

时间悄然翻过，来到第二年的春天(公元725年)，春潮初涨，李白的心又扬起了风帆。他从巴东(指夔州，古巴东郡，即今重庆奉节)出发，经过瞿塘峡，到达巫峡后，舍舟登岸，攀上巫山最高峰，一路赏玩，至夜方返。巫山的奇异风貌让他诗兴大发，才思泉涌，在旅馆的墙壁上，他一气呵成，写下《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这首二十八行的诗。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塘峡，逐步巫山巅。

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日边攀垂萝，霞外倚奇石。

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

青天若可扞，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

周游孤光晚，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

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

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这是李白第一次与巫山亲密接触，诗人的情绪热烈，兴致高涨，也许潜意识里他知道，巫山在他的人生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巫山之巅，诗人极目千里，饱览胜景。以强劲的心力与笔力，对巫山作了全景的展现。这首诗以游览巫山的过程为顺序，一步一步写来，如同记“流水账”，但诗人天纵奇才，写来摇曳生姿。

在巫山短暂停留后，诗人飞舟而下，直至荆门(今湖北宜都市)，平原旷野，豁然开朗，雄阔壮美，眼界为之一开：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

蜀地的山水，早已不能满足他心灵的追求。“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地域的开阔气象，才是他所向往的；“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宇宙的开阔意识，才是他所追求的；“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精神上的自由纵横，才是他寻求的人生境界。

【作者简介】唐力，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至2015年任《诗刊》编辑，现为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



## 诗雨

### 醉饮北京与三峡的春天

杨 亭 荣

现在已是春天  
阳光普照三峡的天空  
三峡大谷里 有一位诗人  
举起手中的杯子  
遥望长城下那座古老的都城  
隔山隔水 他已经看到  
那冰封的大地  
早已春暖花开

站在三峡  
酌一杯满满的浓烈的春天  
请不要问我  
春的浓烈是否将我醉倒  
从北京到三峡  
足足八千里路程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三峡便在明月中不断穿行  
整整一个世纪的论证

诗人举起杯子  
他已经看到  
李白从关外一路醉来  
在三峡里吟出那首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不住啼  
轻舟已过万重山  
唐朝宋暮的深邃意境  
今天 我打开唐诗大全  
再一次诵读  
那些力透纸背的诗篇  
就如同打开中世纪的瓶塞  
中国文字的芬芳  
从千里之外  
把我倾醉

【作者简介】杨亭荣，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文学》《人民日报》《星星》《诗歌报月刊》《红岩》等百余家刊物，并入选《四川新时期诗选》等多种选本。



## 赋诗红叶

赖 扬 明

有一种等待，超越千年。有种爱情，犹如磐石。

在磐石之上，蓝天之下，有一片火红，犹如彩霞，倒影着整个山岚。过往的船只仍是归心似箭，李白的诗情仍然在平湖荡漾，唯有舒婷挥舞过的手帕，仍在那神女的胸前，裹着一层层厚厚的激情的谦虚的殷红。

是爱，总会有无数人追求和羡慕。是爱，总有无数人高歌吟诵。

这是大自然的造化，这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深秋的时节慢慢地渗透进一草一木，有的枝头挂满幸福甜润的果实，有的已经黄着脸颊正待凋谢归根的落叶。难道这是秋思，牵挂与不舍，总是在丰盈与离别间徘徊。

爱的千丝万缕，总有说不清道不完的故事。在这悬崖边上，不知道是谁，一站就站成了一个神话。站成了这秋的性格。

风，慢悠悠地摇晃着熟睡的黄庐。一丝丝雨滴犹如天空挤出的奶汁，让正在发育的红叶犹如婴孩那般悄无声息的吮吸。

渐渐地，季节就轻轻地 在红叶的身上沉淀，于是，青青的青春，开始有了孕育的时刻。亦或是责任重重的父亲，亦或是充满着仁慈的母亲。那种红，犹如在燃烧，又似乎是在缓缓地流动，流入长江，流入风景。

神女是痴情的，她是爱神。红叶是热诚的，他是爱的追逐者。

无须肥沃的泥壤滋润，只需要有个扎根的缝隙。无须你的细心呵护，只需要有个安静生长的空间。于是，便有了骨瘦如柴的躯干，有了有血有肉的叶片。

在艰苦中，他没有挣扎，没有发出一声叹息。静静地随着时节一节一节的延续生命，并释放出毕生的能量，让逐渐萧条的秋天多一丝火热，多一份装扮。

这种悄无声息的的装点，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巫峡儿女勤劳朴实的一种默然表达。

于是这种红，毫无遮掩；这种红，有序井然。忘却与春花比美，与秋实比甜，而是实实在在的守候在每一座山峰，静静地俯卧在每一个荆棘的草丛，犹如一只只胆怯的老鼠小心翼翼的袒露着头，又似乎是一个个彪悍的汉子在舞台上展示着肌肉的力量，犹如一个个温文典雅的姑娘羞涩的红着脸。

听听曾经滚滚而去的涛声，想想曾经攀援在两臂的猴群，如今算是一种毫无刺激的静了。我们置身深处，有种被簇拥的感觉。我好似明星，周围的一切都是忠实的粉丝；又似新郎，周围的一切都是前来祝贺的左邻右舍。

在这里，没有界限的隔阂，只有温暖的亲情；在这里，没有时间的转换，只有一层一层逐渐渲染的红；我们不想伸手和涉足，害怕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惊扰了这种摇摇欲坠的红。千年之约，在红之海洋，生命与生活永生。



影像巫山

## 《巫峡烟云》

卢 玮 / 摄

## 范成大巫山悯农留诗篇

蒋 华

畚田的所见所闻，因为在他的家乡放火烧荒的畚田早已绝迹。范大人少见自然多怪咯。

读罢《劳奋耕》惟有“苛政猛于虎”的叹息。峡江腹心的巫山，山高水急，沟壑纵横，向来就不是农业生产的福地。但民以食为天，峡江的百姓要吃饭必须学会土里刨食。当年在初春时节，农夫们选好适宜的山林之地，先将树木砍伐殆尽，观察、占卜好下雨的时机。在下雨头一天晚上，先放火烧山，一则借助草木灰作为肥料来肥田，二则好乘明日下午雨之时播种，因为土壤还热刚好适宜种子发芽生长，望天收般的种庄稼，有不好收成全靠几分运气啊。

峡江(巫山)农夫种哪些庄稼？序中可知主要为麦子、豆类和粟米(sù，即小米)而已，在那个年代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三大坩还远在美国，差不多要五百年后才到这里落地生根，香喷喷的稻米对绝大多数的此地农民更是无缘消费的奢侈品。范大人在诗歌后半部分写到：自己家乡江南的农夫们，虽然生在鱼米之乡却被官府苛捐杂税盘剥后，反不如依靠刀耕火种，生活维艰的峡江(巫山)农夫生活幸福(“不如峡农饱，豆麦终残年”)。

峡江(巫山)农夫就真的幸福吗？半斤八两罢了，须知天下苦人多啊。诗末“食者定游手，种者长充漙”岂不是与《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异曲同工之妙吗。

屈原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石湖居士悯农之心亦足以证其乃忧心黎民的廉吏贤臣，他在巫山所著《劳奋耕》必将千古流芳。

附录：

### 《劳奋耕》

【范成大】

小序：“畚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斲。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粪，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确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

峡农生甚艰，斫畚大山巅。赤埴无土膏，三刀财一田。

颇具穴居智，占雨先燎原。雨来亟下种，不尔生不蕃。

